



PIANYAN

命运相术，神秘莫测，为古今中外各色人等不休谈资。信则有，不信则无，迷信则愚钝也。相由心生，相随心变，骨血意志乃生命之本，皮毛命相岂可取代之。

彭见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眼 / 彭见明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9.1

(大风长篇原创丛书)

ISBN 978-7-5404-4264-4

I. 天…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4479 号

天 眼

彭见明 著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朱 莹

邮箱: ZY5983067@163.com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7.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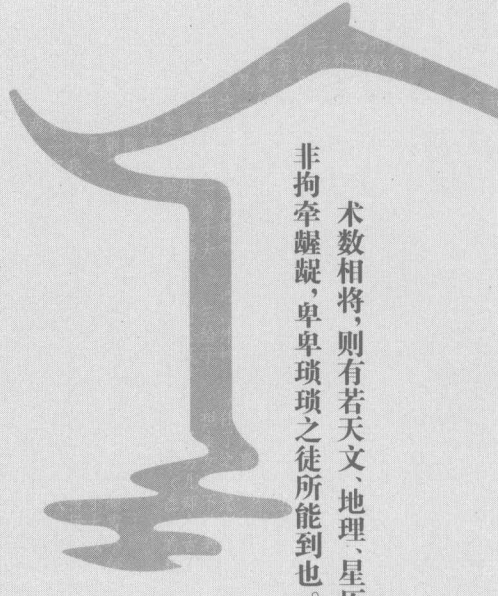
字数: 328,000

ISBN 978-7-5404-4264-4

定价: 29.8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术数相将，则有若天文、地理、星历、占卜其人焉。其中达士高人，未可即得，但其技精，则其神王，决非拘牵齷齪，卑卑琐琐之徒所能到也。聊以与之游，不令人心神俱爽，贤于按籍索古，谈道德，说仁义乎？

——明代思想家李贽

第一章

近处菩萨远处显

何了凡不久前听说大青山有一个姓王的瞎子，善算命。还有一个绝招：即听人的声音便可辨别其贵贱祸福。他很想去看他。所谓“看相”，用肉眼看的，其实算不得高手；不看，用手摸骨相的，要高一筹；而不看、不摸，仅凭耳朵听的，便是此行中的高人了。就如武林中真正的高人，与人过招，不必再使利器，一双空手就足够了。

从大红山十八里铺到王瞎子的住地，要走六十里山路，何了凡求教心切，三个月中去了两次，但都无功而返。也不知那王瞎子是避而不见，还是无缘相聚。这一次他不再莽撞，托人打听好了，说那瞎子近来腿脚不便，没有外出算命，便选了个合适的日子，准备带着儿子何半音一起去登门求教。

何了凡打算起一个早床，下午好赶回家来，但不知怎么的睡晏^①了，睁开眼来，太阳已经穿过树丛，如针似的刺透了窗纸。老何忙奋爬起来，烧火炒剩饭。然后叫醒儿子。

半音醒来，却不愿起床，说：我做了一个梦。

老何说：莫讲梦了，快起来，都晏了。

儿子：你也不问我做的什么梦？

父亲着急：这种时候还有工夫讲梦？好吧好吧你快讲。

儿子：我梦见你在挂蚊帐、铺被子，按梦书上讲的，家里今天该有远客来。

父亲：我看你还在做梦。有道是“贫居闹市无人问”，我们可是贫居山野哩，会有什么远客来看我们。

这时屋前屋后的树上一片喜鹊叫。

半音更加坚定地说：一定会有远客来，你看，喜鹊子都叫了。

老何说：那还去不去大青山？

^① 晏：迟。

儿子道：不去了，我看反正也睡晏了。你不是从来不误事的吗，我看兆头也不好，就是去了，八成也会见不着王瞎子。

老何叹道：乌鸦嘴。好，我倒要看看你那梦灵不灵。

想不到何半音的梦竟是灵验了。

晌午时分，了丁县县长于长松的夫人郭如玉和她的儿子郭向阳，专程从县上来拜访何氏父子。县城所在地百八十里街，离十八里铺正好是一百八十里，是贯连附近三省古官道上的两个点。他们的到来，真正算得上是远客。

早年何了凡无所事事，学得一些看相测字的小伎俩，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一直到近年，政府和老百姓都不再以为这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他才像一只挨过打的老鼠，见外面没有什么动静了，便再次探出头来，领着儿子，仗着这点本事，在附近山中走乡串户维持生计。

早年何了凡和县长于长松有过一段可歌可泣的生死经历，他和于家，往来不多，却是血肉相连的。老何见郭如玉亲启大驾气喘吁吁爬上山来，想她绝不是来走亲访友的，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来问他。

那郭氏原本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是闻名乡里的大家闺秀，她冰雪聪明，一眼便看穿了何了凡的心事，也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老何啊，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老于的朋友，要办一件大事，但打不定主意，想请你算算。

何了凡问：你们那朋友怎么晓得我的名字？

郭如玉道：你们父子俩如今可是高山打鼓名声在外呢。

千万别这么讲，要是公安局派出所晓得了，我们就完蛋了。

如今谁还管这些，你们真是跟不上形势了。

真没人管了啊？

你们到县里来看看，汽车站那一带，搞这一行的成了堆。

真的啊，倒是要去看看。

来县里走走吧，老子念着你们呢。

真是好久没有去看他了，唉，要谋生活呢。我说啊，县里高手如林，你们怎么不就地解决，还跑这么远来……

郭向阳忙说：我朋友说了，要请就要请高手，我妈说你们才是一流的高手。

何了凡觉得这话好听，说：这么抬举啊……

郭向阳和何半音八九岁时同过学，但只同过一天，一天也算得上是同学，又加上两家的关系不同一般，便很亲。长辈们说话时，何半音便领着郭向阳到屋前屋后去看山里景致。向阳和他妈都是第一次来十八里铺，这里一切都是新鲜的。

郭如玉知山里没有什么菜，便从县里带了酒肉来，在这个没有女人的家里，她亲

自操刀下厨，做了几样菜。饭饱酒足后，净了面，喝了茶，何了凡说开始干活，让找纸笔来。

郭向阳早就准备好了。

何了凡说：写个字吧。

郭如玉让向阳写。

因这事情大，郭向阳一旦捉笔在手，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手就发抖。

何了凡见向阳紧张，忙说：心里想着你要问的事，随便写个字，越随意越好。

郭向阳好不易镇定下来，在一张白纸上，歪歪斜斜写了个酒盅大的“北”字。

何了凡把这字交给儿子：你看看吧，我喝多了，去一趟茅厕。说着边解裤子边往后面走。

坐在一旁的何半音看了看这个字，朝上翻了翻眼睛，说：要办的这事，从字上看，应该是南方好走。

向阳问：你看这事能成吗？

半音说：好走就是能成的意思嘛。

向阳的脸上就荡开了笑：你们那专用术语我可听不懂。

郭如玉问：贤侄，你给算算，这事什么时候办好？

半音：立春后可成。

郭如玉问向阳：你听清了？

向阳答：听清了。

郭氏又问半音：就这些？

半音点点头，见门外有一只小狗经过，他忙起身吹着口哨去逗狗。

何半音如此轻描淡写，让那母子俩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

一会何了凡一边系着裤子一边进屋来，问道：我儿子怎么说？

向阳复说了半音的原话。

何了凡一看这个字，说：对，对，半音判得对。

郭如玉说：老何你能讲讲吗？我们都不懂这个，好回去讲给朋友听。

了凡说：这个嘛，按江湖上的规矩，看相测字，是只讲结果不讲道理的。今天是你亲自出马，就讲讲。你看这方位啊，这屋子的朝向是坐北朝南，郭向阳写字时，脸朝大门正南，背靠北方。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你看这“北”字呵，中间一条通道，连着南北，可见南北畅通，谋事能成。而东西两侧封死无门，所以东西两个方向成不了事，这“北”字右边为“匕”字，匕为刀，那西方，不但不能成事，还有凶险，千万不能涉足。为何又判南方可走不取北道呢？因写字人脸朝南方，举目可望光明，可见高远，气脉可行南。南方水旺，北方火旺，眼下冬季快过完了，不到一个月便要立

春，可见水是旺势，火是衰势，南旺北衰。向阳写“北”字，大概是有心向北，他是把希望寄托在北方的。但无意中却是坐北朝南，你看向阳的背后是厨房，厨房为火房，背靠着火，后背又没长眼睛，很难顾上火的，一不小心，就难免火烧屁股，容易出事，因此半音判南方好走是对的。立春后事成，是春季水旺，正好顺水推舟，一路顺风。我看就说这么多吧。

郭如玉抚掌道：解得好，解得好。这学问不浅哪。向阳你听清了么？

郭向阳也喜上眉梢，忙说听清了听清了。

告辞时郭向阳送上一个不薄的红包。

在十八里镇附近方圆百十里，凡付给看相、算命、测字、卜卦、看风水、选阴宅、画符水、给小孩治跌打损伤、收惊吓等巫术之类的酬劳，名曰“赏封”，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都讲究个“三”字，要么是三块三毛三，要么是三十三块三。钱多的，高兴时给个三百三十三也不算多——不过何了凡经营此业十余年了，还没有碰到过这等好事。钱少的，给三毛三分的赏封，手艺人也不会嫌少。钱多钱少不算太重要，但师傅一旦上了门，这个赏封少不得，好像这个赏封与巫术的成败以及与日后助长巫师的气息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似乎与劳动报酬的关系不是太大。从业人员很看重这个赏封，没有人拒绝它，就是至亲好友家里的事，也无一例外的要收下这个赏封，这与帮不帮忙以及“大方”抑或“小气”没有什么关系。

何了凡接过向阳的红包，一沾手便觉沉甸甸的，这是他收到过的最大的赏封。难怪儿子坚持不出门，原来是有好事哩。可是老何不敢拿这个赏封，他看都不敢打开来看，仅从里面取出一张十块的票子，又找了些零钱塞进去，只肯收三块三毛三的酬劳。推来推去，弄得郭如玉要发脾气了：了凡你这不是看不起我们么？

何了凡才肯退一步，收下三十三块三，说：不是我不爱钱，但这个钱我不能收。我这是给于政委办事呢，本来是不可谈报酬的……

郭如玉说：这事可不是老于叫我们来办的，跟他可没有关系。

了凡道：可你是政委的夫人。

何了凡说的于政委，便是现任县长于长松。

第二章

命悬一线 情缠百结

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精干的剿匪部队悄悄地出现在十八里铺，这时十八里铺的人们还在雪窝里睡大觉，百里大红山被一床厚厚的雪被严严实实地遮盖了。这种天气，人、畜以及山中万物，除了睡觉，没有什么可以干的事情，连狗都认为不会有任何人畜会钻到雪被外面来，在人和狗看来，这支在草绿色军装外面罩着白色外衣的队伍，俨然就是从地下钻出来的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连善走山路的十八里铺人，都不敢想象这批战士是怎么摸着黑，踩着齐膝深的大雪走上山来的，这不比挑着百把斤重的担子走路轻松。

解放军不畏艰苦选择这种最恶劣的天气进山剿匪，是考虑这股狡猾的残匪逃离也难，大地一片白茫茫，就是吐一口痰也可以成为无法抹去的踪迹。解放军是下定了决心要把这股残匪收拾干净。

大红山一带的匪患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与横贯邻近三省的官道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条官道就经过县城所在地百八十里街、十八里镇、十八里铺和大红山深处的阴山寺。昔时往来三省边境的各种贸易及商人、小贩、官员，惟此道可承载，俨如时下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就如老藤缠树、蜜蜂恋花、虫蚁觅食、蚂蝗追血腥气、扒手盯钱包，就如今天的车匪路霸，因金钱和利益的驱使，在这条官道边，世代代衍生劫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识时务的各路匪众纷纷解甲归田，惟潜藏于大红山中的一小股悍匪冥顽不化，剿匪部队曾两次出击，只是捣毁了几处匪窝。因地广人稀，林深路隘，且那久经风雨的匪众腿脚利索，嗅觉敏锐，在明处进攻的解放军无法施展手段，连根匪毛都捞不着。这次冒雪突进，以难攻难，除非那顽匪练就了脚不沾地、飞檐走壁、可以在雪原上不留痕迹的本事。

大红山一带的劫匪，有个不成文的共识和传统，即劫财不伤人。劫财也只劫大财，不拦做小生意的。劫财的方式多是强收买路钱，与时下的收费站差不多。不同的

是收费站收的钱，多是用来还贷款，进国库。昔日匪众用的是“放水养鱼”的招数，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许多年来，并未影响这条官道的畅通和繁华。因无命案或命案不多，官府也不打算认真去剿灭他们。

十八里铺历来没有做大买卖的，仅为过往商旅提供食宿。土匪从不打这些小买卖人的主意，而且吃了喝了，还照样付钱，故十八里铺人历来不恨土匪，对建国后人民政府的剿匪行动，也多持观望态度。

可这次于长松政委率领的队伍得到了十八里铺人的支持。因为这股残匪四面楚歌，被切断了一切与外界的联系、断了粮油给养后，穷途末路，不得已破了老规矩，为了保全性命，兔子也吃窝边草了，便向诸如十八里铺这样的小户人家也下手抢粮。一两年，还比较斯文，还能够拿走一半留下一半。随着形势恶变，便强取索要了。在这严冬降临之际，土匪为储备过冬的粮食，十八里铺一个月内被抢了三次。每遭抢劫后，政府便要实施救济，每有救济粮到，嗅觉灵敏的土匪必准时登门清仓清户，甚至刚煮熟的饭，来不及上桌，便被连锅端走了。残匪如吸血的蚂蝗盯在十八里铺人身上打不掉拍不走，人们恨死他们了。眼看着山下人都过上了平安的日子，享受着解放的阳光，而他们仍生活在黑暗中，十八里铺人是不能再忍受了，所以部队开进来时，十八里铺家家户户开门迎接。应队伍上的要求，所有青壮年都答应去给部队抬担架、挑粮食、送弹药。基干民兵则要求发把枪去冲锋陷阵。老百姓不再看热闹了，一些老在山里跑的猎户，对残匪的行踪很了解，主动提供重要线索并报名带路。

部队将带来的粮食和猪肉，分到各家各户，体面地做了一顿饭，和十八里铺人一起吃了，便精神抖擞地向大山深处进发。尽管雪被将山壑沟坎盖平了，十八里铺的猎户仍能带领战士们准确地走在羊肠小道上，不至于踩空掉到崖下。

于长松政委在何了凡家里歇息，他让身子骨并不很健壮却是精干有力的何了凡做他的向导，跟他走。

这场战斗没有如剿匪部队想象的那样艰难，于长松他们做了十天的打算，但只花了三天工夫。西边和东边打配合的部队还没有找到一根土匪毛，主攻部队就宣布结束了战斗。缺吃少穿、人心不稳的残匪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已经没有任何能力与身强力壮、斗志昂扬，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都打败了的人民解放军博弈。

于长松既是个指挥官，又是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他身上“咣当咣当”挎着手枪、冲锋枪、匕首等各式武器，让何了凡替他背着子弹和水，跟着他跑。他的战士没有几个能跟上他的，但何了凡的脚上功夫让他很满意。何了凡对此褒奖不以为然，善跑跳可是一个山里人最起码的生存手段，是人人要具备的基本功。

在剿匪部队差不多集结完毕、清理残匪最后一处葬身之地的时候，于长松突然发现，被击毙的尸体中有一具突然站了起来，迅速钻进雪被，滚下一个山坡。这一幕发

生在一瞬间，于长松来不及给他的战士下命令，当即便跟随着匪徒逃窜的雪沟滚下山坡。这个突然变故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只有跟随在于长松身边的何了凡看得真切。事不宜迟，何了凡抱着于政委的子弹和水壶，也一闭眼滚下了这个陡峭的山坡。

很快何了凡随着雪地上清晰的足迹，找到了于政委。于政委正踏着那个残匪的脚印奋力追赶。走了个把时辰，足迹消失在一处高崖下的小河边。崖阴下的小河没有冰封，才尺把深的溪水无声地流着。这里已经听不到枪声和战士们的欢呼声，只有大块大块的积雪自崖顶上轰然落下，很快又被比雪温度高的溪水融化冲走。于长松拉着何了凡涉水而过，紧靠悬崖，藏身一处相对隐蔽的地方，屏心静气捕捉肯定就在附近藏着的匪徒的气息。

于长松有个爱喝水的习惯，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朝何了凡伸出手来要水喝。就在于政委朝何了凡伸出手来时，何了凡发现刚才一路奔爬，把军用水壶的软木塞弄开了，水壶已经成了空壳，他连忙俯下身去小溪里灌水，就在他弯腰之际，他听到了一声清脆的枪声，一线急风从头皮上掠过，他惊叫一声坏了，待回头看时，于政委已重重地倒在他身后。与此同时，于政委胸前的冲锋枪也响了，左侧灌木丛中应声发出一声惨叫，立马便见有殷红的鲜血从溪水里流了下来……

子弹打穿了于长松的膝盖骨，血如水柱般的蹿起尺余高。于长松满头大汗赶紧用手按住伤口，忙叫何了凡解他的绑腿。于长松指导何了凡割下一截绑腿捆住伤口。但只一小会，绑腿便染红了，这时于长松也晕过去了。

何了凡放声大喊着救命。但除了能听到如水波一样荡漾的回声外，谁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想用枪声报警，但他只打过鸟铳，他小心翼翼地将于政委胸间的冲锋枪取下来，握紧了，朝着崖头上方打完枪里的子弹，可仍旧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想他们离开部队已经很远了。

何了凡觉得只有靠他自己的力量来救出于长松了。

有两条理由支撑着何了凡一定要救下于长松：一是这颗子弹本应该是他吃的，却在他一弯腰的工夫，让于长松替他挡了灾。二是几天前有个陌生人对他讲，有人会替他挡灾，还说“你可要一生一世对这个人好”，天下竟有这等巧合的事！义不容辞，他必须尽一切办法把于政委背回去。

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想法替他止住血。可是这血连绑腿都捆不住，还有什么办法让它不流呢？何了凡只有求助于雪了，也许雪能冻住伤口。何了凡取过于政委的匕首，割掉他一只裤脚，搬来几个冰块，堆在伤口的周围。为了减轻负担，他把政委的枪支和自己身上的东西全解下来，藏进一个石洞里，然后用石头堵住。他解下于政委的绑腿，准备将他捆在自己的背腰上，又砍来一根结实的杂木作拐棍，用以对付未知的艰难路程。他爬上身后的崖头，再爬上崖头的一棵树，根据经验，他看准了往十八里铺

进发的方位。待干完这一切之后，他扒开冰块，发现于政委的这条伤腿变成了一根不能弯曲的冰棍，伤口的血也不再往外流了。为了慎重起见，他往那冻得梆硬的伤口又浇了两遍水，眼看水珠渐渐变成玻璃状，血色被固定在里面，便把于政委捆到背上，开始了他在齐膝深的雪原上的苦旅。

在我们乡中，形容一件东西特别沉重，有一句流行的口头禅叫做：比死尸还重。乡中平日迎娶新娘子、接送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抬病号到十八里镇看病，都用两人的轿子，使两个肩膀足矣。倘是抬尸体上山下葬，非四人或八人方可对付，要挑选精壮汉子，还需预先憋足劲，一路吼喊着将棺材一鼓作气送到墓穴。谁也搞不清人死了怎么会这么重。现在于长松差不多是只有一口气的活死人，压在何了凡身上，每迈出一步，都觉得有千斤之重。何了凡心里明白：乡下抬个死人上山，少也要四个人，凭他一人之力，如何能将这个和死人差不多的活人背回去？就是能背回去，自己也会累个半死，还不知要走到什么时候。为了保障足够的体力，他在小溪里扳开几块石头，捉了十来只壳多肉少的螃蟹，塞在口袋里。在这茫茫雪野中，伸手可找到的食物，也只有此物了。

何了凡开始觉得背上的于长松很重很重，但意志和肢体都麻木了之后，重感已不是突出的问题，倒是眼皮有千斤之重，怎么也支撑不住要往下合拢。他是经历过劳累的人，知道这眼皮无论如何也不能合拢去，一旦合拢了，便再也不会撑开了，这意味着他们俩很快便会冻死在这茫茫雪原上。

当意识已无法拉住眼皮时，他不停地捧起雪往脸上擦，用以刺激眼皮，这一招，开始也还管用，但很快就不灵了，冰冷的雪擦到脸上已经没有了冷的感觉。当快要睡过去时，他折下一根树枝，狠狠地抽打着眼睑，当血滴到地上时，他再度抓起雪擦到伤口上，以剧烈的疼痛来唤醒无边的瞌睡……

何了凡让于长松的头歪在他的右肩上，使他的鼻子对准他的颈根右侧，让那一丝温热的鼻息来证明他还活着。那句“你要一生一世对这个人好”的话始终在脑子里盘旋。只要他还能走，还背得动他，他是不能丢下这个替他挨了枪子、挡了灾的好人的。但当他感到自己累得快要像死人一样睡去时，也曾产生过恶毒的想法：政委呵政委，你要是真活不出来，你那一口气就早点灭了吧，何必要弄死两个人呢？可是于长松那口气仍旧如一根狗尾巴草似的固执地触摸着他的颈根，看来天不绝他，既然如此，他便不能丢下他！

大约是中饭时分出发，一直走到天黑，何了凡才闻到了来自十八里铺的油烟味，看到了一些在黑暗中晃动的火星和隐隐约约的喊叫声。何了凡明白：这是于长松的部下在寻找他们的首长。何了凡早已没有了再往前走的力气，手脚都已不再听指挥，十几只螃蟹早已连壳带渣吞进了肚子里，那浓烈的生腥味在饥肠辘辘时竟比红烧肉还

香，可惜它们不够填充饥饿之海的一个小小角落。经那油烟味和火光的鼓舞，他再一次挺直了腰杆，朝着火光麻木地行进。

眼看着火光越来越亮，还能隐约听到人的声音。他多么想呼喊求救呵，但他没有了对呼叫的力气，连张开口的力气也没有了。他想要是带了支枪在身上多好，那就可以鸣枪求救了。

值得庆幸的是，他的拐棍还能准确地捅到古官道残缺不齐的石板上，这证明他的神智还是清晰的，这样可以保证他们不至于摔下悬崖。因油烟味和火光的引导，不停地往脸上的伤口擦雪，眼皮总算没有合拢去。就这样，也不知又走了多远，走到了什么时候。

何了凡终于看到模糊的人影和火把在眼前晃动，他表示怀疑，他努力集中意志，集中听觉，集中视力，当最终证实这不是幻觉而是真人真火时，他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让那强撑着的眼皮合拢去，任如弓一样紧绷着的意识和骨架轰然散去……

何了凡睡了两天两晚才醒过来，醒来后他想吃下一头牛或一头猪或一条狗，但人们只让他吃了半条狗。不然他在雪地上没累死，会在饭桌上撑死。人们告诉他：他背着于政委在雪地上整整走了十几个小时，快到天亮时人们才寻到他们。那时他人睡着了，手却在石板官道上爬着，他的十个手指头和膝盖都是血淋淋的。大家叫他时他已经听不到也不回应，但他仍能机械地爬行……

何了凡用冰冻的办法让于长松的血没有流尽，但这条冰冻的伤腿也没有什么用了，设在十八里镇的临时军医院不得不给它切除了。于长松睡了三天三晚才醒过来，醒来时他只剩下了一条腿……

于长松无意中救了何了凡，何了凡拼死救出于长松，他们能活下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谓生死之交。从此他们互称恩人，成为一段流传全县以至更远的佳话。

第三章

一字拆开去 钱米滚滚来

20世纪80年代初，了丁县有一种被誉为“南方人参”的叫做“平术”的中草药突然走俏。当时有几个做中草药生意的外地人，用麻袋拎着钞票来了丁县收购平术。没有见过大钱的了丁人眼睛发热了，这些外地人受到了热烈欢迎。但那时还是搞的计划经济，做生意还没有做生意的规矩可言，产平术的农民开始还很配合，但见有钱赚了，便生枝节。有些办手续的部门也故意设难，把那些人陷在了丁县进得出不得，叫做“开门接客，关门打狗”。

一日一个叫做老洪的外乡人，找到在县卫生局上班的郭向阳，把向阳请到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坐了半天，向他讲了这宗买卖的前景，并诚邀他加盟。

郭向阳说：我不懂生意啊。

老洪说：不要你懂生意。

向阳说：我要上班哪。

老洪说：你照样上你的班。

那我能干什么？

你的任务嘛，方便时打打电话，出去吃吃饭。

吃饭？

就吃饭。

这，也算是做生意？

对。

我看这样的生意谁都会做，不必要我来做。

不，只你能做。

我搞不懂。

真的，你不要懂。

那就试试吧。

这就好，现在把话说明了，要干，你就不是帮忙干，是大家一起干，你就是股东了，赚了钱，有你一份，亏了算我们的。

这样行吗？

老洪说：我们是外地人，你是地头蛇，我们可没有胆子玩你。

说着老洪就给了郭向阳一笔定金。向阳看了看，相当他半年的工资，他可是从来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的，心就跳了，脸就热了，胆也壮了，说：既然看得起我，就尽管吩咐吧。

显然这些商人看中了郭向阳是县长儿子的特殊身份。有了这块金字招牌，在这个山洲草县，就没有什么不好办的了，至少是不会有人故意为难这县长儿子也有份的买卖，能方便就尽量多行方便。很快他们就以最合算的价钱，将本地的平术收购一尽，并租到了最好的仓库。其他人再要插手做这宗买卖，已经不可能了。

郭向阳只想多做点事，要对得起那份丰厚的定金才好。可是没有什么要他做的事，整整一个月的收购过程，他一共也只遵命打了十几个在他看来无关紧要的电话，联系的人，都是那些他熟透了的常来家坐的局长、乡长们。有几个电话他都懒得打，还是叫他妈郭如玉打的。饭倒是吃了不少，但没有几个饭局是谈的生意。当他被街上人称作“平术老板”后，他甚至还不晓得“平术”长得是个什么样子。

因有郭向阳的加盟，老洪他们成为了丁县最大的平术囤积者，买卖做得很大了。已经有好几家号称实力雄厚的公司，坐镇在了丁县的招待所里，争相要做他们这批药材的总销售商。目前的形势不是销路好不好问题，更不是价钱好不好问题，而是选择跟谁合作、使资金更快更安全地回笼的问题。因渠道太多，诱惑太猛，风险太大，让他们很难抉择，为此老洪他们几个股东躲在房里讨论了几几天几晚，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但谁也不能说服谁。老洪是大股东，他也不好决断，现在骗子太多，怕一旦出了错，他也承担不了责任。

但事情总得有个了结，拖一天，便是一天的损失，仓储费用和投入资金的利息都不秀气。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孤注一掷，求助神明、求助巫术、求助天意。相信前人的警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这样他们租了一辆车，几个股东浩浩荡荡一路同行，先去拜谒全省名望最高的广德寺，他们一行数人个个虔诚，齐跪于佛前，久久不起，祈求菩萨指路，又给了十分丰厚的功德钱，方求出一签来。寺中一位白发冉冉的僧人，见这么一伙人郑重其事只为求一签，为之动容，大动恻隐之心，问道：你们这般认真，要问什么大事啊？老洪答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些自食其力的人，有的是做手艺的，有的是做小买卖的，有的把做屋的钱也拿了出来，大家好不容易凑了些钱，看中了，想做一笔正经的生意。

现在到了最后一关，做好做不好，就此一举，特来求神明相助，看和哪方商家做好。老僧见这人极为诚恳，说的也是本心话，便说：跟你们说句实心话吧，我们广德寺供的是佛，抽签之类的做法，并不是佛教所看好的，只是如今有这个需求，好像不设这些个项目就吸引不了香客，我看真要求签，应到道教的庙里去。大家一听有道理，便又不顾路途之苦，跑到全省最有名气的一个叫做烟竹观的道教寺庙去求灵签。这里香火旺，人挤人，供的菩萨又多，不知要问哪位高神才得体，急难时，一位资深的民间清士见他们备了不少供品，是要来诚心朝庙，便一一指点如何履程序，后来问及他们的所求，不过是一笔买卖，这位先生便提醒道：这种小事，惊动大神未必合适，比如说，打蚊子用得着大炮吗？喝一口水用得着去大河里吗？领张结婚证用得着找省长吗？大神要管大事，哪有心思和工夫管小事？这么一说，也有些道理，大神一天要处理多少民间的求问，未必就没有个头昏脑涨的时候。于是他们经人指点，再去找一家小庙，小庙不好走，汽车在泥沙路上一路颠簸，苦不堪言，待履行完一切祭拜抽签事宜，又有行家里手指点他们：你们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你们是在丁县的区域里做生意，怎么跑到外面去求签呢？比如说一个孩子出生了，应该在出生的医院里领出生证；去外面做事，只有到村上去打证明才管用；买了劣质商品，也只有在售这个东西的店里才能换。你们应在当地请神，那些土地菩萨就是管当地事的，外地菩萨怎么好插手管你们的事？这个说法也是无可驳斥的，在情在理。转了一圈，最后他们又回到了丁县，在县城长途汽车站旁的城隍庙里又抽了一次签。

老洪他们抓了一把签回来，可是签的内容都不一样，既有上上签，也有中下签，不知听哪位大神的才好。这时又有高人来指点：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到底没有经验，这信神明，头一就是要心诚，不管哪个庙里的神明，都是天上的星宿，哪个不是享受着千百年香火的供奉？革命不分先后，神明不分大小。一件小小的事情，问一个神明足矣，犯得着兴师动众惊动那么多神明吗？你们好歹也是场面上的人，想想看，一件小事，又问村长，又问乡长，还去问省长，你们说人家烦不烦，都表态，你说最终听谁的好？

这么一闷棍敲来，大家顿时蒙了，倘真是得罪了诸神，还会有什么灵签可得？看来这一趟是白跑了，哪一个神明都不能得罪呀，那么众神仙的意见也就都不好采用了。

他们又花了一天的时间讨论，做出最后决定：不信死的，信活的。决定找一个测字算卦的高手，一锤定音。正打算分头出动去咨询一些街头巷尾相信巫术的小市民，请他们推荐合适人选，在场参加研究的郭向阳猛的一拍大腿说：不用找了，有人选了！

郭向阳给各位股东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他父亲于长松县长受到

冲击，下放农村时，因丧失生存希望而几度自杀，被星相学家何了凡指点迷津而顽强地活了下来的事情。

这个故事有人证物证现身说法甚是动人，老洪当即拍板：就请他！

众股东也一致赞同。

老洪说：这事宜急不宜缓，就委托向阳老弟你去办了。

向阳说：我还不晓得他在哪里流浪，还要到处去找。据我所知，老何深居山野，不爱热闹，先别去多了人，我就叫我妈一起去吧，相信我和我妈会办妥这事，她毕竟见过大世面，还是县长太太。那何先生与我父亲是生死之交，他也会给足面子的。

郭向阳怕自己面子小，便缠着郭如玉出面，郭氏见事情重大，尤其是儿子有股份在内，当鼎力相助，便带着郭向阳去十八里铺寻找何了凡。

出发前老洪交代郭向阳，好事要办好，不要薄待了手艺人，他让郭向阳准备了一份不薄的酬劳，但何了凡只收了三十三块三毛钱。

郭向阳回县城后，把何了凡的判词原原本本告诉了合伙人。他说他写“北”字，看似无心，却也真是有意，因为这宗生意，明摆着北方好做，平术这味药，在南方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但一到北国，便成了“人参”，由于老想着北方好赚钱，手就不由自主写出个“北”字来。

听完郭向阳的传达，几个合伙人还是很难统一思想。因那些坐在招待所里等的，东西南北的商家都有，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老板，老洪他们也都仔细打听过了，几个老板中，那南方来的福建老板，初看上去，倒是最弱的，住的也省，穿的也一般，吃的也不讲究，一点也没有做大生意的架势。怎么那字上，又偏偏看好南方呢？大家对这个判词，还是深表犹疑。

最后老洪说，既然大家一致认定了去请何师傅算，便应信他的。所谓请师师为主，就信何家父子一回吧。

大家想想老这样七嘴八舌，永远不会有一个结果，这做生意也如煮一锅饭，火候是关键，火少了不熟，火多了会锅巴，现在正是要停火开锅的好时候，可不能把事误了，便同意了老洪的决定，铁了心往南走。

结果经何了凡父子指点的这单生意，郭向阳他们赚了个盆满钵满。事后才弄清楚，西边来的是个大骗子，腊月二十八日那天被派出所给抓了。北方那个老板，连自己都被人家骗了，回去过年的路费都没有了。倒是来自南方福建这个不显山露水的老板，真还算是个认真做生意的，货到款到，干净利索。这一切都应证了何半音预言的准确。就这一单生意，郭向阳便认定了何氏父子是他以后生意场上的福星。

老洪说要请何氏父子吃饭，并要重谢，让郭向阳把他们请来。郭向阳留了个小心眼，不想这些外人与他的福星接触，便撒个谎说他们在乡下流浪，一时找不到。